



鲁迅作品选讲

(3)

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 版 说 明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横扫了一切封建余孽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文人，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刘少奇、周扬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现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他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反革命两面派，看得清，恨得深，斗争得最坚决，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战斗遗产。鲁迅的作品，不仅以其无比的战斗锋芒，曾经致敌人于死命，而且教给了我们极其宝贵的斗争策略和方法，这对当前我们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为了帮助广大工农兵群众，特别是青年读者学习鲁迅的著作，我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决定出版这套鲁迅作品的选讲。由于水平所限，又缺乏这方面工作的经验，可能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们衷心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八月

目 录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
-------------------	---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25
-----------------------	----

为了忘却的纪念	35
---------------	----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①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②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③，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

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④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⑤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⑥；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⑦，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⑧和爱伦堡^⑨，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⑩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⑫，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

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⑨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⑩，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⑪，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他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

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⑨，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⑩和太阳社^⑪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

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⑩，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象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进学”^⑪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⑫，借以进了“秀才举人”^⑬，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⑭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

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象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象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四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成立于上海。一九三六年初，周扬一伙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背着鲁迅，宣布解散。

② Salon（沙龙），英语，会客室、客厅的意思。一般指贵族、资产阶级、有“身份”的知识分子经常聚会，高谈阔论的地方。

③ 墨索里尼（一八八三——一九四五年），意大利法西斯党头子。一九四五年被意大利人民处死。

④ 指一九二三年成立的买办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团

体新月社一派。主要成员有胡适、梁实秋、陈源等。他们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依附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以后又投靠蒋介石，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充当了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

⑤ 邓南遮（一八六三——一九三三年），意大利拥护法西斯主义的作家，其作品多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⑥ 浪漫，即下文的“浪漫谛克”，英语 Romantic 的译音，这里是指脱离实际、虚构美丽境界的意思。

⑦ 叶遂宁（一八九五——一九二五年），通译叶赛宁，俄国诗人。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但由于没有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幻想很快破灭。一九二五年自杀。

⑧ 毕力涅克（一八九四——一九三七年），通译皮涅克，苏联革命初期的所谓“同路人”作家之一。曾一度接近革命，但仍以资产阶级的阴暗眼光来观察和描写革命后的新社会。

⑨ 爱伦堡（一八九一——一九六七年），苏联政论家，小说家。十月革命前曾高谈革命，十月革命后，感到绝望，怀疑一切，曾因歪曲社会主义现实受到当时苏联文艺界的批判。赫鲁晓夫上台后，成为鼓吹修正主义文艺的急先锋。

⑩ 南社，成立于一九〇九年的文学团体。社员曾达千余人，多用诗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解散。

⑪ 指某些反对清王朝的人以为推翻清朝后，就能

恢复过去汉族官吏的服饰制度。

⑫ 峨冠，高帽子；博带，宽带子，古时士大夫的服饰。

⑬ 海涅（一七九七——一八五六年），德国著名诗人和政论家。这里鲁迅复述了海涅《还乡记》第六十八首小诗中的意思，内容略有出入，原诗如下：

我梦见我自己做了上帝，
昂然地在天堂高坐，
天使们环绕在我身旁，
不绝地称赞着我的诗章。
我在吃糕饼、糖果、喝着酒，
和天使们一起欢宴，
我享受着这些珍品，
却无须破费一个小钱。

⑭ 指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所说：“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

⑮ 《溃灭》，即苏联革命作家法捷耶夫所写的小说《毁灭》。美谛克是书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始终和群众格格不入，最后，可耻地出卖了革命队伍。

⑯ 指当时的“左联”刊物《萌芽》、《拓荒者》等。

⑰ 创造社，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文学团体，参加者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封

闭。

⑱ 太阳社，一九二七年成立的文学团体，参加者有蒋光慈、钱杏邨等。于“左联”成立后自行解散。

⑲ 指莽原社、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

⑳ 封建科举时代，称考上了“秀才”为“进学”。

㉑ 指做文章的一种公式，大体是开头说明写文章的起因和用意(起)，接着加以解释和发挥(承)，然后换一个角度来阐述，使文章略有变化(转)，最后总结(合)。这种固定格式在清代桐城派文人的倡导下，极为盛行。

㉒ 我国明、清两代用考试的方法在读书人中选拔人才。府、县两级考试录取者称“秀才”，省一级考试录取者称“举人”。

㉓ 卢那卡尔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三三年)，苏联文艺批评家，曾任苏联人民教育委员。

讲 解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激化，人民革命的要求与日俱增。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同时展开了疯狂的反革命“围剿”，但革命力量仍

然蓬勃发展。一九二八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革命文学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正如鲁迅所说：“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压迫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鲁迅离开广州，十月定居上海，对当时正在蓬勃开展的革命文学运动十分关切。他深刻地观察和研究了在“革命文学”旗帜下的这支队伍，敏锐地看到他们当中固然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但也有不少人提倡的并不是真正的革命文学。他们“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正是这样一些人在瞿秋白、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摆出一种极左倾的凶恶面貌”。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似是而非的‘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唯物史观’”，并且以为唯有自

己“获得了无产阶级意识”，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把一切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都说成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唯物史观、反对革命文学、反对革命，甚至把矛头指向正在为击溃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而英勇奋战的鲁迅。

曾经目睹一九二七年血腥屠杀的鲁迅，这时“由于事实的教训”，已经认定“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为了学习无产阶级的战斗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冒着生命的危险，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短短的两年内，他不仅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许多马列主义著作，而且坚持认为有关革命文学的问题和纷争，只有“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他编辑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亲自翻译了《苏俄的文艺政策》等文艺理论书籍。马列主义的传播，对左翼文艺队伍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鲁迅和自以为“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而其实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文学家”们，展开了持续两年多的全面论战。论战的焦点，就在于是从中国社会和当前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还是一味地“关在玻璃窗内”“闭着眼睛作豪语”。正如鲁迅所说，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曾加以

周密的分析，缺乏正确的阶级估量，因此，尽管他们高喊“‘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而已集·革命文学》）。失去了具体的战斗对象，又脱离了作为革命主体的群众，口号喊得再激烈，也不过是无益的政治喧嚷。然而，“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难免的辛苦”的人们，却以为这样的“激烈”和“喧嚷”便是十足的“革命”，有了它，就算从资产阶级“突变”成了无产阶级，就可以称为革命文学家，站在群众之上，去“获得大众，不断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这种行为，鲁迅是坚决反对的，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尖锐指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而已集·革命文学》）。他还警告“革命文学家”们不要高高在上，尤其“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尽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却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提高了群众认识，锻炼了左翼文艺队伍。

与此同时，鲁迅还非常注意培养新的年青的文艺

战士。例如一九二八年，主编《奔流》时，他就曾和殷夫等年轻作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多方面关怀他们的成长。一九二九年，鲁迅又直接帮助柔石等青年组织了目的在于介绍苏联、东欧、北欧进步文学作品和木刻版画作品的文艺团体——朝花社。先后出版了《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华》等刊物，在青年文艺爱好者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马列主义理论的传播，有关革命文学运动中重大问题的论辩，以及新的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的迅速成长，为一九三〇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二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当时加入联盟的五十余人中，有鲁迅和少数象柔石、殷夫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前驱，有正在成长的文学青年，也有不少鲁迅批评过的，尚未得到很好改造的“革命文学家”们，而具体的领导实权则被“左”倾机会主义的忠实爪牙夏衍、阳翰笙之流所篡夺。鲁迅当时就感到了这支队伍的缺陷，他不只一次地回忆说：“左联开始时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